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容春堂後集 目錄 卷二一

詳校官監察御史臣曹 垣

中書臣劉源溥覆勘

覆校官中書臣康儀鈞

校對官中書臣楊世綸

謄錄舉人臣史 堂

容春堂後集目錄

卷七

書簡

欽定四庫全書

容春堂後集卷一

明　邵寳　撰

雜著四十六首

昭穆說荅楊崇周

昭穆之稱其起於祫祭幽明之鄉北乎論世者以别父子論廟者以别左右取其位不取其義至於祭焉葬焉祠焉禮律之稱昰者尤著其來葢久矣某今人也不敢行古禮今之廟制行於朝廷大夫士者不一惟永樂間

胡行唐所擬者嘗頒行之庶人祭三代則曾祖居中士以上祭四代非左右其奚置哉置以左右則昭穆之名從之亦有不得不然者父昭子穆無世不有謂無始祖而可廢乎左昭右穆無地不有謂無中龕而可廢乎今之所謂昭穆者幽明之義未能恊於古吾知之矣而謂左右之列不可行於今乎吾廟為四楹閒中為三室虛中以俟祧主之藏盖小宗之道如此是中雖無主而未嘗無位也以是而左之右之曰昭曰穆非古之義而古

之位也某令人也不敢行古禮酌古之義而今焉是從
吾之分也雖不蹟其敢辭諸

家廟石磬銘

辯汝聲介汝德于以考之先祖之側其永無泐

楊正甫英石銘

突其來如移自遐逖誰琢且追而復考擊金兮玉兮聲
在玆石兮

温硯銘

暑有發冰寒有藴火既濟且和調劑在我彼凴我硯制殊義同汝革汝從惟金在鎔功在斯文而不自有左右置諸歲寒良友

屛鑑銘

鑑乎惟覿屛焉以障巽用並施厥亦有尚我屛我障我觀在之後前左右糓兹在兹知風之自弗障亦可我心水如我鑑在我

范撫州像賛

州當專城郡作別駕厥初京府位尹之亞威聲肅如後光前價勇退急流食不遑暇斯人也吾嘗聞其先君子之節於東山翁矣乃今徵乎其平生信矣哉有明於幾先無虛於名下也

張企齋先生像贊 企齋張公寶於母黨稱舅於文章德行加重焉公亦謂寶知己公像之贊非寶其誰宜為哉

西曹一月未足盡公之才東鎮三年未足盡公之政公學淵源公性堅定無事至殆忘其有為有物交益知其

無競中歲極江湖之幽憂晚景遂山林之高興時之論者不知其謂公何以予觀公蓋百折於世塗而不失其正者夫

復舊物贊

百子圖一 識云括蒼鐵硯後人筆成化初失四之一庚子陸永翰氏歸我

有子惟百四其軸誰為兹圖為嗣祝昔失其一今也復兆多男兮天以告

鐵器一 高二尺有四寸圓徑尺有八寸狀如鼎有趾而無耳鋊成化初失之正德

庚午春楊正甫氏以歸我

玄金質焉近爲象扣之有聲納有量儁物來歸義弗讓吾置之庭銘其上器不可假名不可強神予相之永圖是尚

雕漆盤一 狀如檳榔天順末失之正德壬申秋塼橋錢尚簡氏以歸我

追兮琢兮三其角叶兮我有嘉賓以薦玉兮

洛神圖一 圓徑八寸許不知何人筆上有荆南高夔小楷書曹子建賦成化初失之正德甲戌春鎬工何球以歸我

魏人之賦令畫以書荒哉事也衛風之餘予尚觀之亦以警予

龔守誠像贊

詩咏稼穡書稱構堂鑒于古訓曰篤不忘家曰幹蠱國曰服勤古有良士君惟其人幼壯敏彊耆艾静逸世務周旋觀幾于跡地以受廛時以受服吏有滄洲隱無盤谷秋原蔾杖春渚蘭舟人亦有言與造物游

雲南憲副許君像贊

西臺之望南臯之聲洗寃澤物有德惟刑令也善良旹也凶慝何以致之有刑惟德未老而請歸臥林邱古亦有人勇退急流太史作銘竊附我贊國有春秋鄉有月旦

四事圖贊 四事者子事父母也婦事舅姑也妻事夫子也妾事女君也予欲於言外示內則焉故假繪於杜懼男氏抑有不能忘言者於是乎贊

事父如天事母如地允茲在茲其何敢替無貳爾心有臨上帝文王我師日三王季

右子事父母

用父事舅用母事姑我思古人是究是圖非自成已抑亦成其夫乎

右婦事舅姑

男位乎外女位乎内玆惟義類我惟坤乾則莫我敢對我櫛我巾小物是勤無貽君子之累

右妻事夫子

妻之言齊妾之言接命之不猶敢不兢業古有恩禮而

中取節禮勝則離恩勝則媟

右妾事女君

壽星賛

孰儲爾精南極之星孰擬爾形古之丹青或謂星其人歟降升下上一氣孔神凡天下之黄髮台背皆其身也其生無始其没無終南極輝輝與天無窮

僊人畫賛

鐵爲杖兮若人超閬風兮歷崑崙下無地兮上無天掛

扶桑兮少弭忽入水焉生鱗變復化兮莫測空遺像兮

風塵

希翁小像贊其孫金請

西漁震澤之濵東樵鴻山之野短褐蕭然公何為者海

鶴一聲天空月明我歌離騷敬弔先生

前刑部郎中東樓黃君像贊

於戲東樓仕勤夙夜之節含將謂何學達春秋之權用

則執是直而見黜蓋嘗聞諸士師敗以為榮抑何愧於

史氏歸輿曾日月之幾時懷矣極江湖之萬里於戲東樓可謂百年而無知已乎

陸南康趨朝像賛

冠冕珮玉晨趨于朝人知君之勞端拜稽首仰瞻重瞳人知君之共事要其成物覈其實至于小大無時或失云誰之知曰惟天日

瘦竹居士賛

古篆今符壯附辭尊之義舊鄉新築晚從習隱之倫有

詘有信既不計夫前勞而後逸無得無喪又何知夫彼幻而斯真蓋君嘗自為之號曰瘦竹居士論者謂得其象且得其神是故在朝在野挺其如玉而能自拔乎風塵語不云乎君子人與君子人也

潘松邱像贊

家所藏書曰古之遺身所被服曰今之制無產有恒不試故藝道存繼述之人望流傳聞之世生既謝乎公徵死何假於私謚或披斯圖而問焉亦惟曰松邱處士潘

其氏也

玉林翁像贊

令人古冠志焉是尚子以德訓母以色養振大雅於絃歌囬羣争於揖讓跡寓碧山之中名徹青雲之上曰老而傳康彊無恙或有問焉則操几杖噫若人者宜乎子弟從之為師而鄉人稱之為丈也

汪良用像贊

山澤哉而深忠愛之念江湖哉而勤孝養之心無憾哉

子路之米有濟哉卜式之金宜哉若人遐哉德音尚亦有餘情哉煙水之舫風泉之琴

題東方先生畫像

東方仙人衣被雲霞手一碩果來從海涯曰三千歲一實一華人聞此言皆笑其誇我欲扣之山深水涯無何為鄉烏有為家

記先師文正公小像

此吾師西涯先生李文正公小像也先生薨後某寓書

求諸崔尚寶世興得之某昔侍先生嘗竊觀於架上亂書中蓋先生爲學士時所畫於今三十餘年矣烏乎先生不可作矣得斯像而時展焉亦足以慰我岑鬱無涯之思耳聽松庵某世墓所在旬月必一至擇靜室懸焉謁墓退則謁於斯勤且弗褻之道也丁丑秋七月朔

司寇鐵柯劉公傳論

論曰漢之時嘗遣繡衣使者持斧巡行郡國蓋斧以擊伐爲用尚矣斧之柯制必以木或患其弱故有以鐵爲

之者柯勁而斧之用益利雖然執柯者人也人有剛德而先之以明繼之以貞斯無負於柯矣其司寇公之謂乎

叙筮二首

秦國英之妻毛疾病筮之遇鼎之升其四爻曰鼎折足覆公餗其形渥凶上九曰鼎玉鉉大吉无不利鼎器也主器莫若長子國英以之毛冢婦也折足而覆餗不亡何待且足折矣雖有鉉將焉用之變後而象非類猶不

告也
華伯姬歸寧而病篮之遇乾之大有曰飛龍在天利見大人龍動物也春夏飛而東蟄秋就潛矣象之非時於人爲病然乾爲父爲君姬之見父猶臣見君也見既利矣雖病何害焉且剛而之柔固婦人之所也其將復乎

小試諸生策問四首

問蘇建責大將軍青觀古名將所招選擇賢者勉之而幕府長史亦以士無所進論爲大司馬車騎將軍安世

譏當其時二君子者一則以何與謝一則以何知謝不知其所與所知者果有所在乎亡也

問仁義禮智性之四德六經四子葢多稱之子朱子釋仁義禮吾聞之矣智之爲訓則未之聞也豈有之而别出於他書耶如其無也後儒亦有補之者耶不然請擬所以補之者

問秦滅六籍禮壞樂崩尚書殘逸惟易以卜筮故存不知詩春秋之存抑何以哉諸生必有能言之者

問予讀史見有問絳侯周勃何如人者張相如何如人者汲黯何如人者又有問顔真卿作何狀者當其時各有所爲問者而其對焉者亦必有以也諸生爲我尚論之

三登贈秦都憲有序

御史中丞秦公國聲以巡撫贊理之命將往湖南而告别於寶寶病餘閑居念吾國聲學行夙成昔在户部與閩尚書箋奏出歴臬藩敷文備武績望兼懋而兹行又超遷伊始欲有贈焉致我莫助之愛而不敢輕也檢吾篋得古箋一其色蔚然以碧瑩然以澤葢藏之

久矣正月之望卜而得吉天開日明恵風以和爰啓冉涇東堂閉門謝客乃始執筆惟昔先民有作予得之於登者三其古與箋稱謹序以書書既而三緘之重襲加藉又卜日以授從者俾乘間進焉或曰何珍重若是曰以古物贈人其固宜哉曰居今之時姑舍是可也曰不可古之物即今之物也

武昌之西有樓曰黃鶴相傳以為仙者遺跡自唐以來人侈談之或曰非也山名黃鵠由東北是來西距於江有飛動之勢故以是為鎮蓋堪輿家說也鵠鶴類也是之名耳雖然此不足深辯予嘗登之得大觀焉書稱江

漢朝宗于海實於斯在夫海則逺矣而勢必趨焉有不可遏者朝云宗云蓋取諸覲禮以名其勢而并得夫心焉耳夫江岷出也漢嶓出也其所由來者異至是而勢不得不合所謂以異而同有協恭之義焉人臣事君之道固如是夫

予嘗登岳陽樓讀髙平范氏之記徘徊臨眺久之或曰巴陵勝槩在洞庭一湖信哉言乎曰吾觀范記蓋云方記之未作也勝固在湖也厥既有記則勝不在湖而在

斯文矣然則何謂曰記曰處江湖之逺則憂其君處廟堂之髙則憂其民又曰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蓋古仁人之爲心如此而四三言者盡之此天下之勝也雖然君子讀是而感發焉固亦斯樓之勝哉若所謂圻吳楚而浮乾坤者則奚庸愈於此

滕王閣者爲江南臨觀第一王勃氏序之盡矣予嘗登而觀于古今之作獨取昌黎所爲記焉其稱王中丞之觀察江南西道也前所不便及所願欲而不得者公至

之日皆罷行之春生秋殺陽開陰閉令修於庭户數日之間而人自得於湖山千里之外烏乎斯人之爲一何曠遠神逸與斯樓稱哉或曰此何與夫臨觀曰天下之景其大致有二暢如也肅如也恒暢則荒恒肅則厲時以令變物與心違雖有湖山其如人之不自得何故敘景而先政昌黎公於是乎善記蓋今去王中丞千有餘年矣尚見其所爲景者雖未爲賦猶賦也

歷代鐘鼎款識跋

右歷代鐘鼎款識二十卷致臨江照磨事吾邑陸寬宗仁手揭宋薛尚功氏所編刻者也宗仁昔在禮部有事符篆以精博稱良史公卿大夫問古文者必宗仁焉屬而予爲尤予視學江西屬之尤數令觀是本點點畫畫皆無苟筆乃知宗仁之能昌其書者蓋稽古之力宏矣夫古之文不用於今今所用者符篆之外無幾焉然嘗關諸昌黎凡爲文辭宜略識字識之非難用之爲難造之爲尤難神明在人無小大一也予夙志古經籍欲有

述焉而未能也葢於是媿宗仁因書而歸之

東川墨蹟跋二首

東川已矣邁往之氣猶見於點畫之間而豐厚盈溢又類有福者顧不克永年何哉

東川作詩如其作字其作字如其為人葢無一不軒豁流動也其人雖往詩與字可使無傳焉哉

題寶萱圖

鵝湖華文遠名其奉母之堂曰寶諼葢勵孝也勵孝則

何取乎諼諼忘也諼之為草食之令人忘憂故名詩曰焉得諼草言樹之背婦人欲自忘其憂云爾華母為母為祖母賢子在前孫曾在下左右無違何憂之有而欲假物以忘之夫天下之愛莫大於親人子之願莫大乎壽所病乎壽者莫大乎憂憂者情之所不能無也孝子之道聽於無聲視於無形何獨於憂而不然人謂華母無憂矣有如萬一孝子之所不敢必也於此閒有物焉足以忘親之憂則雖千里之遠將力求焉况吾階庭閒

哉不是之寶又焉寶之此文遠氏之心也充是心也可
以說親矣讓哉讓哉孰大於是圖爲正德已已作於沈
石田氏越六年甲戌文遠視予請題之於是華母年八
十矣

病起賓位咨目

某病餘體力尚歉未能具衣冠肅客敢謝屈玉之重倘
辱曲顧燕居許褻服以侍清論某之幸也非所敢望也
氣弱不能多言久坐敢謝不敏

太淑人壽日賔位沓目

家毋仰荷上恩叨享壽康兹届誕辰重厪惠顧無任感激但筋力爲禮非老者所宜而某也病餘又弗能代爲荅拜敢以一揖請惟俯從之

野服對

某病餘閑居常褻服見客客有謂予曰予以力不能衣冠不能野服乎曰何敢野服隱者之服也予病者也非隱者也是以敢褻服不敢野服也敢褻服情也不敢野

服禮也客曰然

答陸德問

陸德有父之喪二年未葬於是將葬其外祖侯氏問服於邵子邵子曰禮三年之喪雖功衰不弔自諸侯達諸士如有服而將往哭之則服其服而往今也會葬外祖亦視諸此而已矣若謂父未葬則德也長也爲之主者也凡諸外事既奠之與其使諸弟往焉亦可也

續復舊物贊

黄大癡畫一上有王梧溪楊鐵篴二詩先曾祖存一府君藏篋中天順壬午棄諸孫時失之吾母太淑人言常及焉正德戊寅蠡溪鄒光懋氏訪以歸我賛曰

有帛一方山木蒼蒼畫者癡黄我篋以藏而逸于荒六十七年還於我堂於乎先澤其何敢忘

容春堂後集卷二

明 邵寶 撰

記十四首 碑銘二首

奉詔侍養之堂記

上之六年正德辛未臣寶承乏中外之二十八年凡十一遷至令官明年壬申臣以母太淑人老疏請終養上初不許復請則許省視給道里費以歸歸又請乃有侍養之命當是時臣得歸養幸矣上優焉故特詔如此臣不

德何以永之越四年乃作斯堂臣奉母朝於斯夕於斯歲時節序於斯臣母及臣生之日皆觴且拜於斯惟天咫尺載瞻載稱以康吾母堂哉惟君命之重哉臣生三年而先臣棄臣臣母守節五十有五年於令得旌門臣末之敢言臣心缺焉臣母之再受誥也於是臣陳情者再矣誥是以有矧予風紀之臣上有貞節之母之語宸章敷賁載揭堂楣君子謂夫誥也其爲旌也孰大於是堂哉惟君命之榮哉臣愚敢不圖所以爲報者然臣病

矣臣於是乎愧詩曰中心藏之何日忘之户部左侍郎臣寳謹記

莆田林氏忠烈祠碑銘有序

正德壬申令致政右都御史莆田林公俊新作始祖邵州公祠於郡城玄妙道院之左榜曰忠烈别家祠也於是公起征蜀功成上有白金文綺之賜公謹以從事公弟通判俶義民傳知州僖及從子御史季瓊皆有助焉子主事達時爲諸生奉命以共越五年丁丑考成俶等

使來屬某書曰惟我林之先得姓最遠唐睦州刺史披九子皆刺史是稱九牧邵州公藴其六也初邵州爲西川節度推官劉闢叛逆力抗不屈繼掌滄景書記程權上籍陳義贊决國史郡志皆以忠烈稱於我林所謂始祖百世不遷者舊有祠在聯桂坊宋時入郡學今禮殿其地時邵州十三世孫宗正寺簿應成始爲小宗祠於家而邵州之祠以力未建國朝吾祖教授敬齋公暨吾考鞠庄公繼圖之未就惟以田易今基至吾伯兄見素

公始克爲之祠中像邵州歲冬至祭小宗之子孫攝行獻禮具有儀式邵州以下稱賢者則分繪於東西序之別室以示瞻仰而不敢爲位懼僭也祭畢而餕邵州支庶之賢者與賓焉此皆議自吾兄衆以爲允惟麗牲有碑將歲月是紀敢以爲請某嘗從公觀林氏世譜而徵之史志允矣邵州之爲賢也惟家之有不遷之祖尚矣然親盡之後世祠而不世祔祭以大宗小宗助焉禮也有賢如邵州者鄉人祠焉而宗祠乃鈌族且蕃矣顧獨

以非分而弗敢繼曾謂宗之人不如鄉乎且祖祠於上而族合於下有萃渙之道焉傳所謂禮雖先王未之有可以義起也者斯其近之矣公賢者也禮義所由出焉敦過而風遠固當自其家始推邵州之心而視諸其族凡所當䘏力不顧私且圖繼之以義田公又將自兹祠始某辱公知然不敏不敢與知祠敢刻兹銘銘曰林稱九牧邵州其六世德惟休爲莆望族廩廩邵州始起文科抗闕論權忠義則多兹維盛德世百宜祀鄉人則然

矧其孫子子孫孔衍孰肇而祠有族弗合以歲以時都憲貞臣曰是在我是咨是圖祠歟其可上有功賜迺材迺傭宗人聞命亦罔弗從吉日考成肅儀備物堂堂邵州南面紳笏於宗曰祖於郡曰賢君子曰允我詩其傳之

歙縣西溪汪氏先祠記

西溪汪氏先祠者其族孫燦等即故基而建焉者也西溪之始遷實自元宣教府君以宣教爲大宗而諸宗從

馬禮也今之祠乃上宗於其古城東闗之祖宗司農少卿公何居司農於今十有二世矣又上宗於其始祖唐越國公宋加封忠烈王何居越國於今三十有五世矣越國起兵於隋論者擬諸秦之吳芮歸命於唐論者擬諸漢之竇融其於鄉也生有保障之功没有禱祈之應故自唐至於今郡之人皆祠之葢神之也而古城東闗者酉溪之所自遷也禮有義起先民則然爍也將是附馬爾乎祠之制中爲堂三間奉越國像冕笏命服南面

儼臨蓋猶神之也東爲堂三間中祠司農公自司農以下仕隱之有聲者左右祔凡四世九人西爲堂三間中祠宣教府君自宣以下齒德之有稱者左右祔凡六世十有七人中堂之前爲堂五間如古榭之制歲時享於斯薦於斯燕羣族於斯前門後寢夾廡周垣無不具備鄉之人謂是祠也於昔爲盛九江推官致仕浚者𤇆之再從弟也以故吏故不遠千里詣予請記且述夫人之言曰古有宗法今之祠於古無所當也予曰人之言然

然不曰繫之以姓而弗別綴之以食而弗殊雖百世而昏姻不通者先王之道然乎又曰古有祭禮今之祠於古無所當也予曰人之言然然不曰冬至祭始祖立春祭先祖君子之論然乎雖然吾有所取焉者以鄉人之義而隆於族以族人之義而萃於祠越國焉可也司農焉亦可也越國遠矣澤之在徽者猶未泯也自鄉達於郡其爲祠不一凡郡之人見汪氏之人者必曰此越國之後也見西溪之人者又必曰此司農之後也夫然則

其族之人豈能忘諸或忘焉時假於祠本源之心有不興焉者乎燦於族爲長實是焉倡浚暨前某縣知縣某蓋左右之祠建於正德庚午八月越明年辛未四月祠成族之有助於祠者名於碑陰

鄒氏啓壽山新阡記

啓壽山之阡太學生鄒望國表卜以葬其父時用府君而因以遷其祖良節公及其伯父時揚甫者也先是良節營徐塘東爲壽藏比卒而葬時用遷其母於竹橋而

合馬其仲子時揚祔封樹既成值家多故而浮言胥動曰兹弗利時用曰惟兹弗利實惟我先人體魄弗寧故吾弗足恤吾寧忍於先人乎於是乎有遷之圖未及圖而時用卒將卒治命望者亦先於是曰遷乃成葬中而大父左而伯父其右則而父既卒望行之如時用之志或謂葬其父而必遷其祖及其伯氏於禮何居君子曰禮緣情而節文之者也今夫屋不庇風雨則居不安苟安矣父有不思其子者乎子有不思其父者乎兄及弟

有不胥思者乎死之墓生之居也死者有知亦何異生者與哉時用之志固良節之志也望也奉治命從事亦原諸情而已矣情出於義則禮可起不然則否望聞而卒行之時用卒於正德甲戌夏阡於是卜越明年乙亥秋阡成冬十有二月某日二柩遷自徐塘又明年丙子某月某日乃會而葬原曰九曲鄉曰泰伯其名啓壽山者嘉之也阡有堂三中祠良節公左祠時揚甫右祠時用府君亭於左右者六以居文刻右一堂儲祭器水流

其前西通震澤東合於鵜湖良節諱珮湖廣通道知縣驎之子例授承事郎時揚諱翅時用諱翎例授蘇州衛指揮使望其長子也頃以阡戍輿疾詣予請記書曰資富能訓又曰純其藝黍稷以孝養厥父母予謂鄒氏父子兄弟有之於是乎書

西青小隱記

山之蒼蒼其正色耶其草木之葱鬱者然耶山有草木其葱然鬱然者固草木之色也山無草木者亦多有之

吾嘗廹而觀焉其質土也石也其色亦土也石也少遠而觀焉亦夫色也及乎數十里之外則蒼蒼之色與有草木者同矣今夫地之上凡虛空者皆天之氣也山起於地而突乎天中得天之氣是以其色若是也山之蒼蒼其正色耶其草木之葱鬱者然耶夫椒之西峰曰西青山人謂山有諸峰而是峰獨擅是色故名歸之其所有草木固無加於諸峰也揆之吾前所論其不然耶錢君師聖築室其下名曰小隱師舜通經學古博雅多文

蓋士之秀者也譬之山焉得天之氣多矣故凡聞師舜之言見師舜之行莫不賢之此師舜之所以爲師舜猶山之所以爲山也或曰師舜攻辭章故然或曰師舜習威儀故然信斯言也是以山之色獨歸諸草木也而可乎雖然山之氣盛而草木蕃焉士之道隆而詞章威儀著焉亦固其理也因山而得夫士之道遂爲師舜記之

小隱者爲屋數楹屋前後植竹千挺中藏書數千卷凡爲文事之具者皆備外有田數十畝挹湖水灌之足以

供客山人謂之莊君子過焉爲之賦詩者若干人歲乙亥冬十月二泉邵某記

後樂堂記

正德乙亥秋八月德安府新作後樂堂成府聽事後故有退食所隘且久圮前知府遷安李侯某欲爲堂未果壬申歲西充馬侯汝載繼知府事朞月政成乃有事於斯至是落焉侯以文正范公語顔之曰後樂蓋文正子忠宣公嘗倅於此能以家訓惠民民到於今稱之侯於

是得師馬是之取爾同知樂平陶君某伻來致書以俟志請記予病餘閒居不敢與聞天下之事然嘗聞諸孟子樂以天下憂以天下君子之情於是至矣至公乃復有先後之論焉何居天下之憂樂一也惟夫見人人殊故憂樂恒易其所自一郡邑以至天下蓋多有之是故先憂存乎知幾後樂存乎知務知幾之至則憂不得不先知務之至則樂不得不後後云後云非自介用逆衎衎醉飽而曰姑徐徐云爾之謂也書曰不惟不敢亦不

暇葢君子之情如此雖然天下樂矣則奚事之從昔者夫子論崇德嘗曰先事後得論仁又曰先難後獲德與仁吾事也夫以得獲爲後則所謂事者固其所先者也至於天下何獨不然然則君子於此亦曰始乎憂勤終乎憂勤而已非古仁人其孰能與於此能言後樂者文正之徒也德安之政於是乎可觀矣侯名龠以進士歷官吏部員外郎出知雎州起爲令官用威濟恵革薄從忠懋著成績葢聞忠宣之風而興起焉者予與侯之兄

故浙江布政使汝礪同舉進士因得拜其先大夫南京禮部尚書紫厓先生於翰林侯初舉進士予在户部亦嘗一再見之蜀稱家學馬氏為盛君子觀侯之樹立亦豈待夫德安之徵也哉侯修舉於治者備矣美矣於侯為細不書

蕭山縣新修儒學記

正德癸酉秋七月蕭山縣新修儒學成學故在縣之某隅自某年始建於今若干年撓敝傾圮殆不可居先是

辛未春監察御史海陵張君元德以廵按至則與叅政吳君汝和相顧以嘆議圖新焉謂其南偪於民田位置弗稱亟令買而拓之時知縣事休寧吳侯瓚實始興役未幾吳擢知州以去而江浦王侯瑋以進士來繼會令提學憲副海陵徐君宣之至而飭修之政行焉侯乃慨然以為已任越明年壬申禮殿甫搆秋七月颶風大作繼以甚雨殿與先聖舊像皆毀侯於是加意圖之既旬月羣材復具且節畫以共至是以成告秋八月既望徐

君觀而嘉之則屬楊教諭武余訓導縕使諸生徐行韓暹來請記惟道術裂而學無恒宗於是乎有諸師人才雜而仕無恒途於是乎有諸科庠序廢而仕無恒居於是乎有諸院舍蓋自周衰至於宋其變不一其大較可知也我明之興鑒於前代而先王時若學必本諸經說經者必本諸程朱氏而道術之裂者合士游庠序比年有貢三年有舉而人才之進者專自郡徂邑命官簡徒宮居廩食山林湖海罔有逸游而庠序之廢者興大哉

聖謨實參天運而道久化成蓋有出於司存之外者若其屋廬之敝則新是圖焉非良有司其誰任之非賢典學其誰倡之今夫學必有堂堂之榜皆曰明倫蓋取諸孟子而孟子則聞諸舜之命契蓋萬世教學之道莫大於是先聖先師盡是以則則祠而奠焉經訓典籍載是以傳則閣而尊焉師以是授弟子以是受體是爲德貌是爲文缺是爲病惟德輔世於學成矣而文虛病驟雖學焉君子謂之非學今是學也基缺於南衆以爲病也

則圓而方之必截然畫一而後為稱矧吾所謂倫者而或缺焉可謂之學乎此教焉者與學焉者事也非有司所與力也雖然此猶其常耳若夫時有升降世有隆汙窮居達用我秉吾倫而危險荐臨厥或病之則固有若彼風雨之振陵我殿宇敗壞我像設者矣儆焉而支之勉焉而復之以無攺厥常比之致力於物者其艱為甚此固學者事也又非教焉者所與力也而奉詔作人者固有厚望焉徐君學政最諸藩其屬斯記也豈徒欲夫

成之書哉寶不敏蓋亦嘗與聞是者請以為諸生告廟左學右粤有常制而門廡齋舍各奠厥所其事實作而以修書有故故也其費爲白金八百兩有竒蓋會程有方故其用約其所出曰公楮之直叅政君所撽致實是焉先曰𪊨寺之租曰微肯之贖則所謂節畫者也古重民力而是役無專歛焉故附書之

徵瑞樓記

徵瑞樓者監察御史海虞陳君元習奉母之居也元習

之母譚太孺人於是年七十矣而康寧順適以享元習之養元習之為斯樓蓋大七十之壽欲為稱慶者重焉爾也而親之娛侍固亦宜之歲丙子某月某日惟太孺人始生之辰鄉之君子自某官某公而下若干人登樓將舉慶觴太孺人出房西向再拜謝曰老婦不德敢勤長者之辱惟我先舅姑嘗作具慶之堂以奉我祖舅祖姑堂成之日有蜂數千若隕自天一巨蜂止於梁羣蜂尾綴若旒下去地二尺所而止餘蜂從而周旋焉者蓋

不知其數君子曰瑞也詩而歌之者若干人先舅姑未敢當也吾雖不幸稱未亡人幸有二子繼舉進士寀爲御史褒爲國史檢討吾今老矣叨兹榮號此固吾祖考之餘慶也其敢忘諸於是退啓北牖望闕稽首曰非君賜何以致此既乃遍謝諸客元習肅客燕於堂而退越明日元習再誦太孺人對客之言而曰吾母知尊祖矣題其樓之楣曰徵瑞又誦其望闕之言而曰吾母知尊君矣題其北牖之楣曰北望復自序其事詣予請記予

惟天人之際至微而顯至遠而近惟盡乎人者能知之舍人而求天非鑿則荒其究也誣君子所不道也然則蜂之稱瑞於陳氏也何居易曰有父子然後有君臣蓋天之道如此蜂之爲物能知君臣者也瑞云瑞云其諸謂夫父子之道篤於家而君臣之義將達於國乎其身其子孫必有徵之者矣吾聞元習之大父繼芳甫敦尚禮義鄉稱長者大父叔維甫孝德尤著所以致瑞蓋其在兹叔維没迄今未及六十年而二孫者皆位於朝官

以史爲名天下之法萬世之論各有司存蓋君臣之義莫是爲大瑞之徵有不在茲乎所謂天道者近耶遠耶微耶顯耶君子之言固非舍人而求天者太孺人述之且有禮焉可以傳矣予則何以加諸元習再拜曰此固所以記吾樓也請書以歸刻諸樓中爲他日稱壽者誦之

思約齋記

泰伯鄒君存正以思約名齋而告於予曰吾父讀論語

至以約失之者鮮矣嘗廢書而歎謂是一言可終身行之因以名齋且為别號焉惟吾父勤一生以為業禮義方興而不幸奄棄有子四人兩兄早世而某也不肖獨承之以至今日惟先德是賴德之嗣惟約是宗而恵及鄉人義動公府凡為約之效者將次第而效之吾與弟某侍吾母孀居數十年而弟又夭没某每謁祠墓亡矣失矣之悲不可釋也退而求諸心以思約自號以為是吾父之心之所存也自矢永久弗怠蓋嘗齋沐而走於

錫麓於茅峰於雲巖於岱宗要盟大神而猶未已惟先生有以教之予曰孝哉存正可謂有人子之心者矣古之君子於親之亡也凡其居處笑語志意樂嗜無所不用其思令之人乃有欲加於是者凡親之別號思之慕之愛之見之稱謂胥效未已存正蓋於此乎有之雖然古有諱禮所以廣敬也父母之名口不得言也尚矣今之別號猶名也已號之則人稱之昔以稱父而今以稱子二名不偏諱可也二號而偏稱之何居予知存正久

矣凡存正之爲可以言孝不可以言禮禮所以成孝也有人子之心而要之以禮約之思其將由斯乎且盟以神昬若以心苟能充之孝不可勝用矣如以稱焉而已其如禮何書曰愼乃儉德惟懐永圖易曰默而成之不言而信存乎德行此古君子之道也存正以爲何如存正起再拜曰倫方慕乎今君子之道而未及乎是聞子之言如見古君子矣請書以銘吾齋

報德堂記

報德堂者龔泰時亨以祠先者也堂構於蓉湖别業其制為四楹間虚其中左右各為一室奉鄒龔二父主以二妣配生卒二忌各於是致享焉堂成則介潘繼芳氏請記於予予曰斯禮也吾未之前聞也吾惡乎記諸繼芳曰時亨鄒服乘氏之介子也幼以姻故母命子於龔景福氏既冠有室而景福之子節乃生或謂時亨盍去諸時亨曰龔父於吾猶吾父也父在吾何忍去比景福没龔有分田或謂時亨盍取諸時亨曰有節在辭焉而

營以力於室於器皆然盖藉以鄒立而名若字猶繫之
龔於是若干年矣初時亨之為斯堂也戚然曰生我之
德大矣成我者與等泰皆不能忘也然龔則有弟矣有
弟則主存祠焉非吾事也鄒則有兄矣有兄則宗存祠
焉亦非吾事也非吾事而鈌焉於吾心有不能自已者
是故其報然而其禮然也斯不可記乎予曰斯禮也吾
固未之前聞也雖然時亨之情如予之言則有可取焉
爾矣今夫世之人固有化於𦠆負而忘其本始者不然

則朝同室而暮路人者亦多有之此其情於時亨何如也蓋詩有之曰欲報之德昊天罔極又曰無德不報殆時亨之情歟繼芳曰斯固時亨之情也斯不亦可記乎遂書以歸

兖州府滋陽縣學記

兖治於滋陽古魯地也魯在春秋為望國列國之觀禮樂者必之焉吾夫子生而地為闕里望繫於天下後世尤重是故君子於其學之興也固先望之其廢也固重

歎之而况守土之吏有職存焉者哉惟兖之屬州縣學
二十有七而滋陽適以廢稱特甚乃正德癸酉沔陽童
侯旭以户部郎中來知府事於是冠甫衷而荒繼之侯
拊循略定即修府學復建鄉賢名宦之祠而余訓導信
至亟以學廢告侯侯請諸監司皆報以非特未果今年
春適有入貲爲儒官之令侯曰是令出士無志者將趨
之吾弗能止將溥示抑焉以爲學圖一日集其僚同知
某通判某推官某及屬吏師生而謀焉僉曰宜哉而士

亦樂承侯意凡得白金若干兩乃聚材鳩工以成畫授
趙知縣繼祖卜日興事撤敝搆而廣厥基凡廣袤若干
丈所越三月功成學惟復聖公顔子廟實以封國兗故
今堂六楹間中肖公像冕而衮服儼然臨之庭廡門堦
各應儀式後爲明倫堂爲兩齋爲講堂爲會饌之室爲
燕息之舍爲習射之圃以至倉庫庖湢諸制悉備衣冠
絃誦與郡庠輝映觀者爲魯邦之觀於是爲稱訓導君
以侯修復之功不可忘也乃走書幣不遠數千里以記

屬某某昔奉詔視學江西侯以進士知瑞之上高上高巖邑也侯於學事能不以多盜廢令敬歷既久來牧望郡將興學為天下先是固侯悅道之夙志無足異者獨其當兵荒之後興茲大役而公私無擾非才與力兼而動惟厥時不足以與此予於是乎重嘉焉古者學有先聖先師而無常奉自先聖吾夫子而以顏子以下四大賢為先師其制於天下久矣乃若嘉祥學則廟曾鄒學則廟孟而滋陽則廟顏蓋猶國故之意創於洪武十有

八年迄今若干年而新作焉完且美而惟舊焉仍禮也子周子稱顏子發聖人之藴以教萬世謂士之學必由之諸生生聖人之鄉斯遊斯歌瞻仰在昔實得我師希賢而聖固其所也充其所志雖高識如兩生博聞如諸經師且猶未屑而况其下乎如是而稱魯之君子於天下固侯之所願也故因記而輙及之若夫國章古訓則博士弟子有常肆矣某無庸著其諸董役者之職名具列於後

海天亭記

亭於惠山之麓曷爲以海天名山有泉發自巖竇滙而爲池七池相注東入於溪北東百里入於江又東百餘里入於海海泉之所歸也吾嘗觀泉於池徘徊鑑影濯吾纓而樂之因思其所歸焉登高而東北望曰海其在是吾泉至是極乎望而不見則仰天以歎嘯咏而歸山之麓於是乎亭亭成之明日予與客登之語之以其故復韻而歌之歌曰兹山兮我泉始流兮涓涓東行兮何

極指滄海以爲淵逝晝夜兮不舍又焉知兮歲年吾窮源兮思委方在此兮忽彼望夫海兮未見見雲天兮輿喟天冥冥兮雲深深登玆亭兮勞我心客有和者曰泉流兮山中日流兮日東彼東海兮伊邇吾舍此兮焉從源之委兮朝復宗子不聞兮古人曰有本兮如是孰進之見兮未見其止海際天兮天有光遠在彼兮近吾汪知子者謂子之有望不知子者謂子爲荒海涯然兮天一方子聞而使反之飲泉而退

懷李樓記

常郡守渤海李侯嵩既去之三年今守宜賓王侯教以南京刑部郎中來涖馬於是郡之城修建者六年矣侯與其寮盩厔范侯澤餘干胡侯守青城王侯鈞登而觀之曰壯哉城李君之功也既而見其壊者而修之而知其難也則又歎曰是未及其千一其難且爾况創焉成焉者哉李君之功於是為大矣既而聞李侯以城故得謗而去則又慨然曰功未酬而謗興誰𧋍尸者於是重

爲公論惜之謂西門爲侯所去途也乃即其門之樓大書以榜之曰懷李若將代郛人君子言之者而屬某爲記且託言於徐訓導淮申之以郡諸生陸輅陳表再而益勤焉乎是固吾意也昔者城成吾嘗爲李侯記之謂是之功不難於經畫督率而惟任怨爲難然方其任怨而從事也亦惟勞民是懼固不虞有謗之者及其受謗而去位也亦惟失民是戚亦不圖有懷之者夫懷與謗非異人出危警而逸忘近慼而久定恒物之情固其然

乎非良後政誰其知之而誰敢昌言之書曰推賢讓能庶官乃和吾侯可謂能廣其讓矣若同時焉不有濟乎世有指議前政而自矜其伐者聞侯之風可以赧然矣予病餘荒於文既謝不敏乃代民作歌爲侯誦之歌曰

昔侯城兮勞心民有怨兮侯則任城既成兮侯去晉陵固兮江深今侯來兮思昔榜高樓兮翼翼民有心兮侯知望周行兮何極今之侯兮非昔侯觀民風兮紀春秋思昔侯兮不見見今侯兮在樓屹其城兮吾何憂

修泰伯廟記

吾郡貳守范侯以提學憲臺檄來涖我修學也實於吾邑戾止者兩月嘗道泰伯廟下入而謁焉見其蕪圯已甚嘆而謂從吏曰此至德之聖也國有祀焉而廟乃如此乎或曰鄉者祀於斯歲時朔望若吏初至謁皆於斯廟亦嘗飭矣自新廟於梅村之墓祀移而謁遂廢廟之蕪圯固宜其然侯曰若是哉民之迂且固也昔泰伯之讓國而東也實始闢是土人之克即禮義非泰伯其誰

啓之墓之廟也以存故也而祀仍於邑胥我吏民於敬夫豈不可而必梅村之之也學宫之修賢士與焉有聖人之廟蕪圯而若罔聞知可乎或曰近一二歲以祀之弗時亦既於斯從事矣廟將有修者侯曰政於義弗安圖之弗可一日緩也矧惟至徳之聖邦人具依廟其忍弗修修之此其時乎抑吾斯舉所謂爲之兆者寧亟圖之猶有繼焉與其竢也言訖遂以成畫授二耆民庀物鳩功而責成於署邑事者明日侯訪某於二泉精舍具

語其故某起而揖曰侯之言是也某當爲侯書之是惟
正德辛丑夏五月廿有二日至秋七月既望告成乃書
侯名澤字汝霖陜西盩厔人署邑事者縣丞髙唐雲升
戸部左侍郎邵某記

無錫縣儒學復五賢祠記

無錫縣儒學之有五賢祠肇自宋季其初四人繼或以
意益至九人嶶山虞薦發氏實釐而正之損五人益一
人是謂五賢五賢者爲龜山先生文靖楊公玉泉先生

喻公子才遂初先生尤公延之小山先生李公元德實齋先生蔣公良貴位則龜山中而南西四君子者東西列焉事具尤棟氏所為記歷元入國朝以意益焉者尤多且遂並列無配今考其人莫不節具章成而其道於龜山則有間矣君子之論焉可誣也成化中祠再葺武功伯東海徐公記焉於五賢之承傳履歷詳矣而他不一及此其意蓋猶夫薇山也然而班蓮如故弗革益加某少游於斯讀尤徐之文嘗謂是祠一失則泛再失則

雜泛可裁也雜不可辯乎蓋亟瞻亟興嘆而莫可告者正德丁丑夏督學御史安成張君汝立毀諸尼若女冠之居以修我學宫人或以是爲言汝立乃問於某某謂之曰人之言然盍亟圖之於是屬吾郡貳守盩厔范侯汝霖擇地尊經閣後爲堂四楹中嚮山而從以四君子者如虞氏璽正之式復其榜曰五賢凡後所益者則於舊祠祠之謂之鄉賢邑博士唐德卿劉景儀鄭大節謂某實先斯議不可無記乃率其弟子某某等來請昔韓子

稱求觀聖人之道者自孟子始孟子後千餘年而兩程子繼之今之求道者不當自程子始乎龜山傳程子之道而南者也其在無錫久至十有八年說者謂其嘉泰伯延陵之風於是止而進修焉追惟其時及門若私淑蓋繁其人而四君子者深矣是祠是配其將自龜山以求程子乎其自程子以求聖人之道亦將於是乎在書曰升高自下陟遐自邇斯舉也其有之是故裁泛以義昔之君子遠矣今之君子爲其難也而以名實立辯焉

亦昔之君子之志也雖然非賢督學其孰與成之丁丑

八月朔具官某記

冉涇邵氏家廟碑銘有序

惟皇明正德十年秋九月丙戌朏冉涇邵氏新作家廟

成作者玄孫户部左侍郎寶自高祖至於寶皆適於禮

爲小宗寶不肖徼福於祖嘗歷官内外二品三品遵國

典以廟稱禮也廟之制爲屋四楹間遵今制上中虚其

中前陳几數席設鼎炬東西各爲二室顯高祖叔安處

士府君居東室顯曽祖存一處士府君居西室顯祖考
皇贈通議大夫都察院右副都御史三益府君居東東
室顯考皇贈奉直大夫許州知州加通議大夫都察院
右副都御史純和府君居西西室蓋稽古昭穆之義四
時祭遷主於中室前高祖南向曽祖東向祖西向考東
向逓下而南各一位祭畢還主若朔望謁若出入告若
有事告時物薦皆於中室前若忌祭則各於其室東西
爲二夾室東藏遺書服器西藏祭器外爲門中庭爲閣

尊命誥於上凡所受勑副及賜書皆在焉茲惟麗牲之石敢刻茲銘銘曰維冉涇水南東其流維我邵宗宅哉維休維高及曾生於斯亦斯焉遊越後百年玄孫寶有禄既遷乃復維祖維考朝有命服乃作新宮爲族小宗惟禮義是從有子有孫百世其崇之

容春堂後集卷二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容春堂後集卷三四

詳校官監察御史臣曹　垣

中書臣劉源溥覆勘

覆校官中書臣康儀鈞

校對官中書臣楊世綸

謄録舉人臣史　堂

欽定四庫全書

容春堂後集卷三

明 邵寶 撰

序十九 引一
首 引首

冉涇邵氏族譜序

冉涇遷自新橋新橋遠矣吾祖自冉涇始志所知也冉涇曰容春府君自容春至寶凡八世族之衆散處者凡若干人而南塘水闉橋爲著寶於南塘繼高之宗也幼也孤莫知攸叙嘗得從伯祖廷珪手畫圖系焉因稍輯

錄以備觀覽及登第入官出入外内常以自隨再質於知譜者凡若干年而後成編繼而獲復冉涇故居為今第即容春軒遺址闢為精舍又若干年賜告侍養歸自户部乃作四代家廟如典而容春府君則歳修冬至之祀肇祀之歳羣宗咸會譜於是始刻惟君子之論宗法尚矣大宗之分非小宗之所敢與也然在我有不敢諉者居可復也祀可舉也矧兹譜之修其敢弗卒義起而志從之其亦吾分爾哉寳不肖年且暮矣而道不加修

嗣猶未能承也族猶未能贍也葢爲是媿且懼者久矣故於譜也感謹書諸首簡正徳乙亥秋九月朏七世孫繼髙小宗子具官寶書

李文正公麓堂續藳序

麓堂續藳若干卷太師西涯先生李文正公致仕後所著也公所著有麓堂前後藳者刻於徽郡公門下士提學侍御張君汝立實與圖焉公卒之明年汝立復得是藳遂於蘇郡刻之而屬某爲序某嘗聞之道之在天下

其極至於萬變君子之言行以之文也者言之精而行之著也是故道盡乎變而後可以言道文盡乎變而後可以言文茍非其人則何以與於此公生四年以神童承顧寵儲養進修又十餘年學用大成既舉進士迴翔翰苑久而後登秘閣進位師傅歷三朝五十餘年高明端雅盛德嘉謨上沃下敷澤被海内乃或當艱應遽定震稽疑所謂道者隱然在公之身故其爲言弘衍旁流即物陳義惟其所當皆能極乎其所止雖其言篇篇殊

而所謂道者錯然在焉蓋自六經至諸傳子史上焉凖之次焉資之下焉亦時取之如大將御戎不聞號令而一鼓一麾無不如意如金之鑄於良治造化自我而不知所以爲之者有道哉文乎可謂能盡其變矣其卓然稱大家而爲學者宗師有以也夫世固有豕迂襲隱謂之理學否則荒於釋老否則雜於稗野自以爲玄爲達爲辯博者皆公門之棄也寳不敏出公門下幾四十年辱公指教多且深矣東歸以來病餘閒居竊有所論如

此方將書以請焉而公已矣先是公嘗作信難遺寶乃令有餘思焉敢以是爲汝立復公德厚而彰功鉅而遠古稱三不朽公實兼之天下後世當有公論焉謹序

冉涇圖序

冉涇邑城九箭河之一也西距弦河東達於弓河凡百有幾十有幾丈中有橋通南北曰冉涇橋歷歲既久橋東河尚可舟其西僅有一二洿謂之河形又西河塞幾弗可跡予既復先世之居居當洿且塞處説者謂水由

西來鑿之可舟然其地僅有一巷所傍皆民居也或請以賈易之民余曰毁人以自便而可烏乎而不可謝不聽乃鑿巷地隂為之溝道水東之既脫隘鑿為渠焉濶若干丈至於橋凡若干丈以粟傭力皆出自我時縣令侯君世卿請助予謝曰勞人以自省而可烏乎而不可無以以易西街濵河地便民舟泊者其可也越月鑿功成侯君擢秋官去少尹于君世用方署篆來觀於河復嘆曰橋且敝不可弗作此吾有司事公無與焉于君備

材石屬諸匠經畫既定都水郎中謝君邦應以視水至
檄縣以公錢為河工助予曰橋西河予為予鑿也無庸
兹顧橋之東尚淺請藉兹力浚焉以便民舟其可也越
月浚功成又越月橋成鄉人耆老又謂予曰橋南故有
中街廟以祠土之神今棟撓壁敗葢與橋同而弗與皆
新繼自今祠其於何予曰然哉然吾力不能又不可以
干官政吾以告富而好義者於是助者凡若干人又越
月廟成廟費白金百兩出者以予言故橋費白金六十

兩出者以于君言故西河費十有六兩出侯君東河費十有二兩出謝君予費粟百有九十有五石董是役者義民馬經都水分司暨郡縣皆檄之壽府長史致仕楊公崇周實惟里居既有記刻石經復爲之圖於是乎序

律呂新書解序

古樂之不作古之律不存於今也定律有道焉古之書不有傳於今者乎傳焉而不能行何居知物知數天人参稽而虚平精白以尸之非有道者不足以與此吁嗟

乎若是其爲之難也爲之難言之亦難宋蔡季通氏嘗爲書朱子序焉極其稱許至謂獨見超然千古一快然迄今數百年矣曾未有得其堂奥者吾觀張叔成之爲解也蔡氏之書其將行乎何其悉而理也叔成名敔饒之德興人予弘治辛酉江西所舉士也於是予方校文嘗求知樂者於士萟有以叔成言者會叔成領薦以去有鈌聞焉乃今見此蓋叔成之所造者深矣我國家承平既久行將制作以協鈞韶當有知叔成而用之者乎

病矣雖知焉亦奚以爲爲之序而歸之

宜興李氏族譜序

論族者喻諸水或源也或委也其爲物不同其理一也雖然泝焉沿焉派而别焉則存乎人是故譜修而後倫叙倫叙而後恩義有所錯古之善族者先譜譜出於史史難矣譜豈易哉宜興李氏望族也其族有名士曰瀛字宗源者志在合族手録其先世文獻之詳及其兄弟子姓名屬合爲一帙而請法於姑蘇文徵明氏徵明夙

精史學見而嘉之乃爲斟酌損益以成此編其文約其事核其例簡嚴君子謂徵明善譜謂宗源善族他日宗源以告於某某曰然哉宗源歸屬其族人崇德典史某刻之

送按察副使林君提學山西序

正德甲戌冬十一月龍溪林君廷元自鎮江知府擢山西按察副使而總理其學政越明年春正月璽書自京師至將奉以行則用書告别於予予既作詩送之而其

舊僚黎君乾德復以君意來請言初君以進士有事於江西之建昌予適過焉而相論議者數日於是知君以學比予在户部君爲郎中咨謀可否朝夕周旋者數月於是知君以政益至是歷數年矣而知益深故君之愛予猶予之視君也君行而予言固若當然者顧予病餘荒落不能自副而又不能以已也則何以爲乾德謀哉

昔予初領江西視學之命令少傅吏部尚書邃庵楊公在太常太子少保大學士介庵靳公在翰林皆辱為序

以贈某也不敏愧乎其言然至於今猶不忘也其大旨遂庵公則謂學政當酌寛嚴之宜介庵公則謂學術當擇是非之實夫政之寛嚴以人不以已術之是非以已不以人此則區區之有得於二公者也夫人非其徇之謂而因之謂非人是因則惟已之徇矣茍無韋弦之戒則不能成水火之濟無足怪者夫已非其任之謂而明之謂非已是明則惟人之任矣茍有槃燭之疑則不能極玉石之辯亦無足怪者是故酌寛嚴之宜者存乎權

審是非之實者存乎識識以道充充則博博則精精則何不辯之有權以德執執則定定則通通則何不濟之有益凡齊量庶務進退羣材莫不是由獨學焉爾哉然學者學為天下用也故官以綱紀師道存焉成諸己而養乎人其感孚振作之機固將有在矣而所謂章程者次之修敏如君有不聞是乎予也莫助之愛無以致焉而惟二公之意是述蓋監邇而忘遠矣二公今天下之元老也鎮江為其鄉郡其知君固深於予予知君之能

信之也於是乎言

明府侯侯考績詩序

無錫之為縣舊矣在江之南為望至論其治或以為難或以為易予亦持乎其間然予嘗以為邑之事莫大於賦與訟觀乎賦訟而治之難易可見矣乃今徵乎明府侯公馬公以進士出為邱縣與論才之須以吏劇來涖無錫吏以賦告公曰於我乎徵書片紙付里胥民先期來輸舟奪港檣負爭塗門塡除塞稅長執籌量窮日夜

無休時自始輸至罪不踰五旬吏以訟告公曰於我乎聽旬日一受牒籍志而行之不以屬吏及兩造在庭數言而折刑責加焉退無怨言其聞風自己者什恒居九若是而謂之難吾不信也雖然前乎是者有賦矣逋積數年若罔聞知者獨非此民乎有訟矣邑末終聽輒走而之他累數年而未已者獨非此民乎若是而謂之易吾又不信也吾知之矣令得其人則易不得其人則難難易在人其在地乎始公之至予病未克謁越數日公

過予精舍坐論移刻而去予謂人曰邑其治矣或問故予曰邑之人有二君子好禮小人畏法禮加於所好則益崇法加於所畏則益嚴易是不治公禮法人也吾知其必能以是施之民也或疑予言既久而後信之故曰難易在人人孰爲得得乎禮法而已矣吾嘗以是徵之前政洪武中有東平韓某惟其人正統中有永嘉項某亦惟其人當是時人皆以爲易也二公而下難治之議起焉韓好古力學有循吏風項亦文雅易簡皆所謂有

禮法者公博學多聞文章法比皆稱精敏不知韓項二公於公何如也公之政於茲纔朞有六月合邱之績當考三載廵按御史唐君異而旌之其文多所稱重其最重者曰操履貞純器識遠大君子謂其言允實病且僻不敢與聞政竊聞鄉大夫士有詩頌公遂以所嘗論者序而歸之

澹成先生七十壽序

澹成先生楊公謝壽藩輔導歸居錫邑者十有六年年

七十自其子女婦壻外郡邑之伯長里居之耆俊與夫庠序游歌之士郊野耕牧之民道路行遊之人親者致幣敬者致詞莫不以上壽為公祝焉二泉邵某室鄰於公或見而問焉曰何為其然也某曰吾昔為許許之東北有木焉其大數抱其高什之其陰四尺為步數百風焉則聲聞數里葢自始植於今數百年矣舍其傍者朝夕祝焉曰願久斯樹以蔭我也其東西南北相去數里者其祝如之葢其意以其色足以起吾望也其聲足以

振吾耳也故愛之云爾閒有執尋斧而過焉者其視之亦如之問之曰我國工也有木如斯所謂棟焉梁焉者也過時不取用則晩矣予目望而心度焉以爲棟梁之式於是乎在故視焉吾之視之其諸異乎彼之視之也與予聞而嘆曰斯木之在於斯也蔭焉而愛之望焉而愛之聞焉而愛之者情也以爲度焉而愛之者道也其衆皆發乎天予感焉嘗爲之說令公之壽而人之視之何以異是公幼禀異資博極羣經子史而融會於心肆

口為言執筆為文皆炳乎有章而尤留心於經世之務剛直守道不為利疚不為勢撓行年四十始魁於鄉繼舉進士乃自請教授一郡既而簡擢國子監丞以至今官其道可以行矣又未年而引焉終隱而不出譬之於木所謂楝焉梁焉非公謂耶世之求材者舍是奚所取則焉所謂聲焉色焉蔭焉者則固其餘也是故郡邑之長伯里居之耆俊蔭焉而愛之者也郊野耕收之民望其色而愛之者也道路行遊之人聞其聲而愛之者也

庠序游歌之士則取則於材焉而愛之者也其情異而愛同如是其祝之同也不亦宜乎今國家有大營焉求材者日將取之不特以爲則焉而已是故存之於野則全天地之委壽未艾也登之清廟明堂則成天地之用壽亦未艾也葢異地而同壽其道如是乎是以前同夫人之祝之而後獨致吾意焉愛以天下祝以天下此朋友之情也亦君子之道也然愛焉而莫之助也祝焉而莫之加也亦自致而已矣問者謂予言然請終祝之先

是公之子大邦謁予爲壽公之序因書以歸焉

伯川子辭慶客序

伯川子行年六十於禮稱耆客將徃慶之伯川子曰吾何忍哉吾先大夫未嘗及斯慶也吾何忍哉母在而稱老抑吾豈敢正月朔旦祗見太夫人已遂舟而訪吳禮侍甯庵公於宜興葢謝客也數日還訪二泉子二泉子曰生日之慶非古也君子謂具慶者可行之子慈侍者益欣戚半焉耆而辭慶於客具陳義甚衷而度子知禮

哉子大夫也子有禮言則人將興禮在鄉則鄉人興在國則國人興年不於子慶而以禮之興爲鄉人與國人慶不亦可乎伯川子曰君子哉子之言也吾不敢當請以爲吾母慶

王友石畫序

永樂初友石先生爲中書舍人與都給事中倪公克明同寓京師倪屢索畫友石諾焉久之乃得此幅蓋得意筆也給事藏之甚珎至其孫御史公汝敬正統甲子將

赴鄉試留館主華以文為别後以文女歸陳用賔遂攜以來工部員外郎進之翁用賔仲父也以繪事妙一時見而心賞之嘗焚香再拜以觀楊謨孟賢為工部從子壻用賔歸焉孟賢卒歸其從子正甫正德辛未夏五月正甫以歸我間以視潘繼芳甫言其故如此遂録以識

毘陵忠義祠録序

毘陵忠義祠録成之四年吾邑令平溪侯侯世卿始梓行之先是武進葉夔司韶之輯斯録也亟視寶請序時

實以致仕之命歸自漕臺既謝不敏未幾請祠命下實起承乏戶部司韶復致書令御史中丞秦公國聲以書來屬申之以京兆尹白公輔之地官主事丁君元德實時請養南歸諾焉而輟於病者二年於茲茲俟將從梓事則授簡請校益中丞公實屬之實乃略加詮次而爲之序曰忠義何爲而有錄也著其所以祠也祠之舉起於庠校上於臺察而議於宗伯允而後請諸上詔俞焉而著於令矣則何錄之庸昔在宋德祐間北兵既深江

淮奔隤退以吾常為儌㑹去亡無幾而姚陳諸君子倉卒起任守孤城抗大敵力盡以死有餘憤焉文山公嘗謂常為宋睢陽諸君子其巡遠乎非耶此其忠義之為烈久矣乃若其蹟存乎國史史之外有郡邑志志之外有家乘有墓碑有序跋哀弔諸作而尚論者於是乎徵是故録不容已也嗟夫國於天地有與立焉者忠義是也忠義在人為道為志而氣實配之養自夙成發由衷出倡焉應焉雷行風動唯其所在城池焉於斯為險甲

兵焉於斯爲利蓋屹乎有不可犯者若夫成敗數則存焉而吾浩然之塞固不可泯也傳所謂雖無與立必有與斃者非若人誰其以之故郡之有祠君子曰禮或者謂元祀之稱秩九原之與歸皆隆往也往者無聞亦何與生者爲而不知教道實行其間蓋如是而偷懦作如是而貞毅奮如是而奸邪懼俎豆尸祝於前頌歌慨嘆於後而箴規文告顧若有不能及者祠以一郡而風於天下烏乎其微而遠哉司韶倡是舉而録以終之遂成

一郡之書吾侯侯圖是之傳蓋天下之志也肇祀之歲常城成冠𢧵於江斯禮也其時哉因併著之

殊恩晚福詩序

户部郎中錢君世恩得請歸養之七年爲正德乙亥其母王太宜人壽八十而康强如六十七十者邦之縉紳大夫士咸爲世恩慶之世恩問所以爲祝言之首者於其姻友邵某某既謝不敏然嘗敬觀太宜人所受誥詞有曰尚期晚福益迓殊恩者大哉皇言其今之兆乎請

以是爲祝先是太宜人壽六十世恩爲禮部主事太宜人始封太安人饗其禄渥哉上恩國人稱福焉繼而壽七十世恩署郎中於工部太宜人進令封饗其禄渥哉上恩國人稱福焉當是時世恩在朝太宜人在里第相違數千里養雖豐未躬也未幾世恩遷令官疏請終養上鑒其誠許之於是太宜人傳内政於諸婦者若干年矣世恩率諸孫諸曾孫若干人晨夕侍焉内承心志外適氣體日以繼日用能有兹壽於戲休哉書稱五福其

一曰壽說者謂福以壽而後享故是焉先然壽原於數保之在德而養以介之養子職也仕則有臣職焉有臣職則命自上制上予之歸而子職其職壽於是乎有與焉惟太宜人恩自上出福自上錫以令視昔固有出於尋常萬萬者矣繼是令耄焉期焉登乎上壽斯恩斯福日感之而日饗之而日迓承之其奚窮乎故是焉祝舍是其何詞之以某也不德方蒙賜告侍吾母太淑人養閑錢氏之舉與有光焉敢述兹文太宜人前進士沂州

同知萬松公子也其配贈工部署郎中南邱公其子則世恩其仲也君子論德皆謂之稱詩凡若干首

送山東布政使元山席君序

正德九年秋七月浙江按察使元山席君文同擢山東右布政使憲副江陰高君曾唯以予知元山請贈言焉元山始自蜀省弘治已酉癸解第二登庚戌進士出尹郯城入為工部主事改戶部進員外郎累遷河南按察僉事貴州提學副使河南叅政至是長憲兩浙凡歷中

外若千年士望日起以著昔有論士於宋嘉祐之世者曰以通經學古爲高曰以救時行道爲賢曰以犯顏諫諍爲忠蓋一時之言也而士之爲道具矣我皇明承平百五十年弘治中先皇帝在位治法隆古人才視嘉祐爲盛時若元山蕰蕪有之元山博綜羣經而原性命達經與權尤深於春秋蓋吾聞諸王克勤氏其爲文章出入子史粹然典則而先民是則蓋吾聞諸劉用熙氏胡仲光氏其行已如其言蓋吾聞諸錢世恩氏陳嘉言氏

其爲書有漕船志者具綜理之才兼變通之識君子謂可以觀經濟焉予之爲漕録也葢多取之故於遇元山最晚會亦最疎而自謂知之最深又嘗見其所上災異疏指切時事累數千言披露激烈有犯顔諫諍之風焉其行道其救時所謂兆焉而未大者也今既總憲而復長巨藩道不於是而大行乎天下之大政有六焉卿倡於内牧承於外内分而受成外合而宣力要於阜民而已矣元山兹行其地牧也其再陟則卿也道行於卿而

具於牧吾茲爲元山賀之元山通經學古者也抑先是有試焉以若所已試而有位於卿加以他日犯顔諫諍之力致吾君於隆古之治則所謂行道救時以收平生學古之效將於是乎在矣寶不敏賀焉以是贈焉亦以是元山北行過我於錫何以處我哉

恩恩録序

南京某道監察御史麻城汪君端甫以三載考最勅贈其父坦庵公如其官母某氏爲孺人得命稽首拜受曰

是惟朝廷之渥恩臣正不才何敢當抑何以報既而泣再拜曰是惟吾先世之善慶而吾父克成之也是惟吾父義方之教而吾母克佐之也正則何以致之雖然有祿以祭不如以養有官以贈不如以封悠悠我思將何及哉薟端甫於是乎有餘情焉大夫士之知端甫者咸賦詩以揚其美而且慰之君子為之題曰恩思之詩端甫萃而成録緘以示寶昔寶為守於許而端甫典鈞之教二州比境故寶得與端甫遊端甫嘗述其父母之賢

若曰隱居養親博涉書史能為聲詩仁厚和易犯焉而不校若易所謂肥遯貞吉者吾父有之躬蠶績謹饁餉賓祀孔時嚴毅而貞順若易所謂無攸遂在中饋者吾母有之寶閑之為之起敬以是知其善慶之有成也又聞端甫在鈞州抗顏作範以振驕惰久而能恒師道立焉故少師馬公州人也稱為賢師三典文衡皆稱得人於是少師公位冢宰端甫以知者薦召至京師簡擢南京江西道監察御史至改今官前後凡若干年嘗監類

稅於內庫閱市肆於都城靖戎於閩藩詰盜於畿內諸郡所至激揚得體且屢有建白皆繫國是稱名御史者歸端甫焉覯端甫之自立而可以知義方之教矣令也歸德於親祭而思養焉贈而思封焉思之不已而形之言焉君子謂端甫於是乎孝雖然親則不可作矣孝子之道敬共事君以迓後命重為親榮祭以大夫贈以大夫冠冕以象之鼎俎以薦之金石以銘之其思也如或見之且有令名以震耀於永世端甫之心庶幾慰焉爾

矣思思之思君子當繼其聲焉録不亦宜乎於是乎序

使西日記序

使西日記記使事也正德癸酉今致政太僕少卿姑蘇都君元敬以禮部郎中奉册封之命西如慶藩自京師至寧夏而復歷三時行數千里日記於是乎書比致政歸都水郎中謝君邦應方視水東吳見而梓之夫使之重於君子尚矣孔子論使嘗有取於專對不辱當是時列國交聘抗禮執言各愛其情故使之難如此今天下

一國四方無虞其在海外亦惟大君是尊敬承惟謹苟無愆儀越度於使稱矣所謂專對不辱令於何有而君子猶是之尚者重命也抑致命之餘有交際焉有臨觀焉有賦詠焉有聽采焉有考閱焉有感且弔焉交際可以觀義臨觀可以觀趣賦詠可以觀才聽采可以觀識考閱可以觀學感且弔可以觀情具是數者則於天下何往非宜而獨使哉使使馬而當列國之時所謂專對不辱者亦奚難之有是故君子重使不惟其事惟其人

不惟古人今之人皆然吾於君斯記也重嘉之君好古博雅粹然文儒使乎未足以盡君君平生所著亦不止是别有傳者兹不著

松雲鶴逸詩序

松雲鶴逸詩者客賦以爲憲使吴公壽也正德甲戌公謝山東總憲之政而歸明年乙亥公之年於甲子為復始諸子輅軾轍請以衆賔為公祝之春王正月吉日惟望設燕於堂儀物兼備郡公縣侯鄉大夫士至於姻友

羣然畢會能詩者賦焉君子什而題之曰松雲鶴逸之詩公昔以夢鶴爲别號先是數年公爲監察御史逆瑾煽禍養晦家居嘗大書其燕室曰松雲鶴逸蓋用自況乃今再起而復遂焉故賦者以之厥既成什輅等請予請序夫鶴一鳥也自經傳以來見於紀載多矣率未嘗有以凡禽視者蓋羽蟲三百六十而鳳凰爲之長其下爲鸞爲孔雀爲鶴而鵬則怪而荒矣故世之儗人者修偉則於鶴曠遠則於鶴清高閒適則於鶴且志有之聖

人在位則與鳳凰翔於甸是故以德則鳳其聖也鶴其大賢乎以位則鳳其君也鶴其大臣乎葢其理如此故隱而能彰為九臯之聞近而能遠為萬里之志然而知中秋則鳴知中夜則鳴其於鳳德復有類焉逸而能久為千歲之壽亦固其理也哉公幼負異質博學而文慨然欲自見於天下顧之所露見者稱歎而清詞麗翰落筆成章葢自諸生至舉進士厥問日起其為九臯之聲也久矣繼而遭際先皇帝臨御公由行人擢御史廷有

昌言臺有公議嘗出按於雲貴於河南風采震耀於凡
山川紆曲天地圜方一再舉而悉見之及簡擢憲副奉
勅飭戎中州作鎮於曹維時冦警孔棘公以雄才奇策
屢至克捷令大司馬長洲陸公以御史大夫總制諸軍
嘗疏上公績既而總憲山東表然為庶僚綱紀萬里之
志於是乎一試焉所謂鳳凰與翔者非是謂耶乃若知
夜若秋長鳴而終舉之信哉乎公之於鶴也斯其深矣
公嘗為鶴謀必松焉與巢必雲焉與游鶴於是益有無

心而冥會焉者今夫雲變而無方於道爲智今夫松節而有貞於道爲仁鶴乎鶴乎周旋其間其靜也松其動也雲蓋不知千歲之將至也以是爲逸可謂天下之眞逸矣鶴乎鶴乎其謂公何祝公之詩以是興焉其可也以是比焉賦焉其亦可也某與公同學且同舉進士同立於朝者數十年蓋知公者莫如予顧予勿樂之初不能與兹讌也請以是祝因以爲序

魁字屏序

大魁字一宋丞相信國文公手筆也弘治辛酉予視吉安郡學獲觀焉而摸之以歸有請屏而揭諸吾學尊經閣之下者予曰吾意也斯其稱焉爾矣越十有五年正德乙亥邑令平溪侯侯世卿方崇學事字於是乎始屏君子以是知斯文之將大顯也是歲秋八月丁祭後三日具官邵某記

叩虛集序

叩虛集者今致政壽府長史澹成楊先生所著也其名

叩虛則先生所自命蓋取諸晉陸機文賦語云蘇子瞻稱韓子文起八代之衰若機之文蓋其所謂矣而先生取之何居取其論而不取其所為文也夫文至韓子而盛以其原於六經也其在當時變而之古功亦大矣然而唐末五季至於宋初猶不能盡變焉至歐陽子出始尊用韓文而後復古之效乃至於今蓋歐陽之後有程朱二子出焉以明六經之道六經之道明則文之出於六經者固不得而易也歐陽倡六經之文程朱倡六經

之道道於斯則文於斯顧論功者以道而文不與焉然則文之在天下爲之難論之亦豈易哉先生少敏力學辯博英邁凡所述作言以意出意盡則止而紆徐衍迤渙發條達有歐陽之體焉徐而究之其爲言一宗乎仁義而道德是歸蓋程朱之遺也其視所謂八代者先生不惟不屑爲亦有所不暇爲矣而叩虛之云顧不以人與世而棄焉先生之爲道不亦博且光哉先生舉弘治庚戌進士自請教授金華擢丞南雍至今官以老其言

行志節介直方嚴有符乎其人者君子觀其文可以知其人矣集凡若干卷總若干篇某於先生始兄事之晚年隣並受益宏矣集之序先生屬焉其何敢辭

送熊山人序

予之治精舍於恵山也歲丙子十一月始落焉道董道卿自蘭溪來予與之入觀觀已行山中西至聽松庵庵直綉嶺予草堂在焉去予世墓二百步許道卿左右視忽指其地曰此有吉壤百歲後可為太夫人壽藏雖然

吾目力淺未若豊城熊山人山人者挾其術遊吾金衢
諸郡有年矣自吾師楓山先生以下諸大夫士皆稱重
之吾今南歸以公命致之當來來則問焉其可與否將
於是乎在予曰有若人乎幸爲我必致之今年丁丑春
二月山人至予與之達觀於山中如道卿之所之其言
如道卿而加詳焉其稱中峯左右岡阜前後水沙去來
會合皆本諸其書而妙出其目子雖不知地理知其言
之不誣也明日予以語吾友憲使海洲吳公公好言地

理論者稱其精覈雖專門有所不及及見山人尤信重之會有女之喪遂用其言以葬且爲壽藏於青山惟山人之指於是山人之名在吾錫猶其在金衢諸郡也秋七月將西歸是冬期復來而請贈於予予遂敘以贈之海洲公以下贈詩者凡若干人山人尚質有名與字而未有號錫人謂山人盍請號焉山人以告予號之曰雲洲蓋取諸王勃氏滕王閣詩云

菊雪倡和詩引

正德壬申夏予得請侍養歸越四月同社諸君約爲菊之觀又三月爲雪之賞席間有詩一倡羣和凡以寫興而已非有意於聞也既而和者日夕遂成巨卷靜觀施君乃刻而帙焉自是將有聞者矣夫事出於閑暇道擬於息游戒寓於太康盟尋於久要而興寄於真率前輩君子有遺風矣乃若菊表晚節雪徵歲寒某也不敏亦將有意焉顧未嘗昌言於篇而徒以聲律是聞是固非所敢先而徵諸他日其或不可缺也靜觀是舉抑亦有

同予者乎遂復偕書諸首簡是歲冬十二月既望

容春堂後集卷三